

“身份”与“职业”——中美语境下农民概念差异比较分析

赵天宇 王继远 王荣玉 王渭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农民,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群体。在我国的农业时代,农民作为社会的根基维持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统治,也正是由于各种政治经济需要,“农民”渐化为一种世代相传的身份伴随着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身份的变迁,这种内化的身份特征逐渐成为了农民群体的桎梏,农民们无法破除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偏见和自身的困境。本文旨在通过辨析中美语境下的“农民”概念,描述农民的职业与身份特征,以期为我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改善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 农民;农业;身份;职业

农业,顾名思义是进行农产品生产活动的产业。不论个人生存或者社会进步,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是最为基础性的需求,农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在维持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技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对“农民”概念的定义影响着农民群体的自身定位与价值建构,进而影响着农民群体的价值取向与行动策略。在不同的社会中,“农民”这一群体的概念与定义是不尽相同的,“农民”这一概念的内涵受到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一、中英文语境下的“农民”概念

(一) 英文语境下的“农民”概念

英文中,表达为“农民”的单词有两个,其一是“peasant”;其二是“farmer”。二者都翻译为农民,但在程度和特征上却是有所区分的。通过 Merriam-Webster 对“peasant”进行检索,发现其释义有以下几种:①a member of a European class of persons tilling the soil as small landowners or as laborers; ②a usually uneducated person of low social status; ③a poor farmer or farm worker who has low social status; ④a person who is not educated and has low social status。^[1]从英文定义中的“educated”、“low social status”、“poor”等词语可以看出,“peasant”所指的农民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更低,具有一定的身份贬义色彩。中文对“peasant”的释义为贫穷国家中的小农、佃户,且这个单词带着“没教养”、“没文化”的引申意义。从生产方式和规模来看佃户是向地主租借土地进行耕作的农民,而小农强调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生产规模相对较小。

“farmer”意为农民、农场主、农人,为单纯的职业代称通过 Merriam-Webster 对“farmer”一词进行检索,发现其释义有以下几种:①a person who pays a fixed sum for some privilege or source of income; ②a person who cultivates land or crops or raises animals (such as livestock or fish); ③a person who runs a farm。^[2]从英文定义中的“income”、“cultivate”、“run a farm”可以看出,“farmer”所指的农民更多的是职业,类似于“worker”或“keeper”。“farmer”的中文释义和英文定义并不带有身份形容的意义,农场主要指土地拥有者。他们负责管理农场,计划、培育、收割活动,雇佣、培训和监督农场工人,制定成本、生产记录,维护和修理机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场主也叫农业资本家,由此可以看出农场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生产方式和规模角度来看,“farmer”的经营规模更大,生产系统更完善,且“farmer”并不直接参与一线劳作,更多地只是承担管理职能。

通过对于英文中意为“农民”的两个单词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语语境中的“农民”概念被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文化素质低的穷苦农民,他们经营着小规模的自给型农业;其二是以农业生产为职业,雇佣普通劳动者经营大规模农场的农场主,农场的产品主要承担商品功能,农产品的自给价值让步于商品价值。同时,二者存在上下流动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于成为农场主有着非常严格

的标准,其大致的模式为:普通劳动者——农民——农场主。普通劳动者也就是“peasant”,处于该阶段的农民并不具备科学的农业知识,更多的可能是产生于农业劳动实践中的朴素经验,这也就是“peasant”释义中的“没文化的”、“没教养的”等意义的落脚点。普通农民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相关的资格证书以后才被允许进入农业产业。比如在英国,就要求农场主具备资格证书,且如果受雇于农场主的农业工人想要获得更好的工资,也需要取得“技工”的职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概念上的“农民”,而应该被看作为以农业劳动谋生的工人,在个人和农业劳动的关系上更像是职位与工人的关系。

(二) 中文语境下的“农民”概念

农民,意为“农业生产之人”。^[3]《汉典》解释“农民”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之人。^[4]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性质不同,所以在讨论“农民”的内涵时应该分时期进行讨论。

中国上下 5000 年历史,可以将社会形态的变迁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奴隶社会的农民分为自耕农和隶农。以西周时期为例,分封制度下的最底层人民为庶民和奴隶。劳动者要以“公田”的农业劳动为第一位,劳动者在“公田”上的收成要上交给封底领主,由领主进贡给天子。这种土地制度看似是土地国有,但实质上是天子的土地私有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奴隶制的国家机器。这一时期的农业劳动者,更多的带有奴隶色彩和职业色彩,他们以耕种“公田”为工作,并通过这一工作获取生活资料。他们所被赋予的存在意义和建构的价值,也仅仅只是为统治者服务。

随着以“铁犁牛耕”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私田大幅度增加,使得以个体经营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成为可能。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正式废除井田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标志着中国农民进入了小农经济时代。纵观封建时代,农业劳动者们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拥有一定的土地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构成了封建经济的根本。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劳动者虽能维持生计,但土地面积十分有限,经营也十分分散。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的消费。这一时期的农民劳动除了满足自我生存的需要以外,还承担着支持国家财政、军工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国家每年有充足的税赋和徭役,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农业政策将农民世代束缚在他们的有限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农民的农业生产仅能维持在保证生活的水平,无法依靠农业生产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身份在这一时期逐渐丧失了其职业性,身份性内涵成为中国“农民”概念的主要构成。

1946年至1952年,我国陆陆续续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5]通过土改和财产的再分配,使以往无地少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从而具有从事农业再生产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6]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

业的快速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民的称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农”“农民工”“种植专业户”“新型职业农民”等。^[6]这不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其内涵也随之由 2000 多年来的身份性开始向职业性转变。

二、中美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 美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在美国,农业户口(包括牧场户)只占人口总数很小的比例。根据美国农业部资料显示,2019年美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美国农业约占其GDP的1.2%,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达国家,现有可耕地约1.52亿公顷,牧场5.6亿公顷。美国约有220万个农场,每个农场平均面积约170公顷。美国的农业主要为大型农场经营,农业高度发达,机械化程度很高。^[7]同时,1%的农业人口却经营着世界上最广阔的耕地,农户的平均生产土地为384英亩(1英亩等于6.07亩,约4047m²)。

从家庭平均收入来看,2017年美国为11.3万美元。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美国农户平均收入为11.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6.3万元),一般家庭为8.6万美元。

从收入构成来看,美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来自非农业收入,来自农业的收入只占约五分之一。比如2017年农户家庭平均收入113495美元,其中非农业收入为89817美元、农业收入为23678美元。

从教育程度来看,美国农民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占7%、高中毕业或专科教育程度的占68%、大学毕业或以上程度的占25%。^[8]

(二) 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根据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业户口人数约为9亿3千万,约占人口总数的70%,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约为3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农业规模经营从业人员数为1289万,约占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的4%。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5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从农民的收入构成来看,根据2019年发布的农村绿皮书,当日发布的农村绿皮书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其中工资收入为5996元;经营净收入为535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增长极。

从农民受教育程度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较多。^[9]

我国职业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处于摸索阶段,根据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目前我国职业农民教育存在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师资力量薄弱、培训体制不完善等问题。^[10]职业农民数量较少,农民的农业经营分散经营、粗放经营方式为主。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亿农业经营户中,只有不到400万的规模经营户数。

三、职业群体与身份群体

根据文献资料的查阅与实际数据的对比,中美农民似乎在群体特征上具有一定差异。

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从事农业的高收入以及专业化让他们这一群体获得了更强烈的职业性色彩。农业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即peasant),由于他们不具有土地、技术等资本要素,只能将自身作为劳动力出卖给农场主。这一群体相较于农场主来说,“农民”的概念在其身上更多地体现为身份特征,但这种身份并不以世代相传的户籍形式所传承,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只能从事农业工作。第二类为农场主(即farmer),这类农业劳动者更贴切于“农业资本家”的概念,他们的手中拥有着大量的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并利用这些资本进行盈利。从事农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是农民”,而是因为“从事农业能使我更加富有”所进行的一种职业选择。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一方面,大部分人囿于历史惯性、现实条件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其先赋身份难以破除、摆脱,“农民”这一职业在家庭户籍的相对稳定和代际传承下渐强地成为一种身份标

签,且内化于农民群体自身和社会公众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多数中国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低、劳动强度高和生产效益低等职业客观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公众将“农民”污名化为一种生活穷困潦倒、社会地位低下、文明素质底下的劣质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深陷于主观意愿上想要离开农业,但现实条件和社会压力又将他们束缚于农业的困境之中。在实地调研中,这种困境具象地表现为农村户口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老年群体留守农村粗放地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农业经营人员生产积极性低;农民群体对农业收入的期望值低;种植结构同质性、盲目性较强等问题。反观美国,由于其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性强、效益高、准入门槛高等特征,“农民”则带有强烈的职业性色彩,农民群体因为其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强的职业能力而有更多的职业选择。

我们可以用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来对中美农民的内涵和定位进行辨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集体性社会特征明显,家国观念等集体性意识强烈。同时,农业的低效益确实也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农民想逃离土地;另一方面,农民又因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听从国家安排等观念将自身牢牢地囚禁于土地之上。这正如涂尔干所言,一种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把个体联结起来的团结。在机械团结之中,凝聚人们的只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识性动力。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团结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因社会工业化程度高、国民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等因素带来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分工情况。在这样高度分工的社会中,农民选择田地的原因不受限于意识,更多的也是谋求自身发展。这样的动力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着农民对于农业技术进步、效益提升的追求,也带来了美国农业产值世界第一的地位。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如何推动我国农民从机械团结类型向有机团结类型转化,已经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总结与反思

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限制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情况又反制国家的整体发展,在国家和农业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二重性结构”。破除当代我国农民困境的根本之道在于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革新、职业农民的制度建设同样是破除困境必不可少的法宝。农民困境的破解绝不仅限于拥有更富足的物质生活,更在于农民群体对于自身认同的提高以及社会整体对于农业劳动者的接纳。当社会不再将农业视为低级工作;不再将农民视为低端群体;不再将农民视为一种不可破除的身份之时,农业和农民的真正进步才能到来。

参考文献:

- [1] 百度百科
[DB/OL]https://www.zdic.net/hans/%E5%86%9C%E6%B0%91
 - [2] 韦氏词典
[DB/OL]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peasant
 - [3] 汉典字典
[DB/OL]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farmer
 - [4] 新中国档案: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5] 李飞龙.土改后的农民经济(1951-1954)[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02):147-155.
 - [6] 巩建婷,宁永红,姜丽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概念的演化及其职业化培育策略[J].职教通讯,2020(06):70-77.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DB/OL]
 - [8] 枫美投资.美国经济 美国农民收入及教育程度[OL].搜狐网.2019(04)
 - [9] 国家统计局[DB/OL]
 - [10] 薛耀文,宋娟,张朋柱.中国农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其社会地位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03):377-384.
- 本论文为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最后的农人——一个华北村庄留守老人的民族志”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10656008。